

# 寻找

——陈赞一小说《路途上》的主题分析

孙新运

孙新运 1966 年 9 月出生，辽宁省丹东市人，获沈阳师范大学学士学位，获辽宁大学文艺学硕士学位，曾在辽宁师范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辽东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出版专著《蔡楠小说论》《解读杨晓敏》《孙新运评论集》，发表过 30 余篇学术论文，主持过多项省级研究项目。

中国修辞学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2013 年获得金麻雀奖理论类提名奖，被评为 2013 年中国小小说十大热点人物。

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文学会受到社会思潮和社会变革的影响，文学创作必须紧密结合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选取素材，从生活中提炼精华。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文学不是原本不变地复制生活，文学能够能动地反映社会生活，文学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否则文学就会脱离生活，作品就会经不起读者的推敲，更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和接受。

鲁迅说过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香港作家陈赞一的小说《路途上》创作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作家有着敏感的神经，能够敏锐地感觉到社会的变革与思潮的变换，改革开放后，作者到大陆进行了长时间的旅游和考察，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莫问天到大陆旅游感想，当然也受到当时思潮的

影响，所以这篇小说可以和大陆当时的小说一起进行比较和分析。

陈赞一博士的小说《路途上》中塑造了一个莫问天的形象，莫问天的父母在他大学入学那年就在一场车祸中意外去世了，莫问天成了一个孤儿。大学毕业后，他先到一所小学当老师，却受到同事的欺凌，其他人不愿意干的工作，都推给莫问天去做。第二年他到了一所新办的中学当老师，学校的教学思想让莫问天无法接受，他又辞职做了保险，由于完不成指标，他也只好辞职。

孤儿的身份就让莫问天感到自己就像一棵没有根的草，没有父母的庇佑，没有家这个避风港，没有归宿感和安全感。就职的挫折更使莫问天感到无助和无奈，于是他启程到大陆去旅游散散心。

与其说莫问天到大陆是为了散心，不如说是为了寻找，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要去寻找自己的根，寻找中国文化的根，寻找人性的根，寻找人生的意义，寻找生命的真谛，寻找家，寻找归宿。

在旅游途中他又遇到了来自瑞士的甘努力，同样，甘努力也流浪了三年，中国是甘努力流浪的最后一站，甘努力同样也在寻找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真谛。可见这种寻找是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是超越了国界和种族的。

加拿大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诺思罗普·弗莱认为，各国各地各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都表现了人类大体相同的文学想象，其中有着不断重复的模式或程式，这些模式可能不是很多，但是这些程式总是在不断地反复出现，有时也会发生变化，但是万变不离根本，这

些程式一直在延续着，这些程式就被称作原型，原型有很多，其中寻找就是一个主要的原型。

寻找作为一个文学原型，具有不同于一般的非常感人的力量，其间包涵着人们期盼超越现实的束缚，渴望实现精神的依归，向往追求精神的自由，希冀求索远大的理想。

其实，小说《路途上》中莫问天的寻找就是作者陈赞一博士的寻找，从小说对大陆景色的描写，对善良人性的发现和体会，可以肯定的是，在八十年代初，陈赞一博士肯定是到过大陆的，并且对大陆做过大范围的细致的考察，对生命的意义和真谛做过深入的追寻的。但是作者在小说中却塑造了一个无家的莫问天这个形象，意在表现当时作为一个身在香港的华夏子孙对祖国的思念之情，祖国就是家，身在香港的华夏子孙对祖国的眷恋之情，使这种寻找更加深了一层，那就是对家的寻找。正如莫问天对王倩真所说的：“我认为家是感情安居的地方。在那里我可以得到休息，得到医治、得到力量、得到爱，在那里，我也可以付出爱，并且有人愿意接受我的爱。”

陈赞一博士的小说《路途上》创作于 1984 年，是受到当时的文学思潮的影响的。

刘心武的《班主任》在 1977 年 11 月发表在《人民文学》，刘心武用创作实践打破了当时的文艺禁区，在小说创作方面做了新的开拓，这是伤痕文学公开发表的最早的一篇。小说在半个世纪后，在中国人民在新中国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重新喊出了当年鲁迅发

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声，振聋发聩，意味深长。

紧接着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卢新华的《伤痕》于 1978 年 8 月 11 日发表于《文汇报》，这篇小说曾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卢新华在《伤痕》中所指的“伤痕”是特殊时代给普通中国人生灵和心灵带来的无法弥合的创伤。卢新华在文汇报上谈他写这篇小说的体会时，说了这样一段话：“鲁迅在《祝福》中说，人世间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鲁迅的这句话也应该引起所有人的深思。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也属于伤痕文学，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最初发表于 1979 年，1980 年 5 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通过一个农村家庭成员之间重重矛盾，社会基层老百姓性格的变化，来反映社会的沧桑巨变。伤痕文学是 80 年代开始新时期文学中的第一个文学创作思潮，是中国在特殊时期结束后最先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主要表现特殊时期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上的巨大伤害以及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反思，是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文学现象。它使文学恢复了尊严，是新时期文学一个良好的开端。

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发表于 1979 年第 2 期《人民文学》，在内容上首次提及到了我国“大跃进”时期产生的严重问题，批判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极“左”思潮，以革命干部老甘与农民共产党员老寿两个人物之间的矛盾为主线，是反思文学的标志性作品。

反思文学是继伤痕文学之后出现的文学现象，因表现出对于社会历史深刻的反思特点而得名。反思文学具有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

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揭露和批判极左路线、反对官僚主义，揭示社会和历史悲剧。

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古华《芙蓉镇》属于反思文学的作品，《芙蓉镇》是古华 1981 年创作的小说，作者把南方乡村里的人和事，表现在这本小说中，通过民情风俗的画面表现政治风云的变换，通过表现小说主人公的命运变换，表现乡镇的生活变迁。

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刘心武《钟鼓楼》是反思文学的作品，《钟鼓楼》于 1985 年出版，小说截取北京钟鼓楼下一个四合院里九户居民，在 1982 年 12 月 12 日早晨 5 点至下午 5 点这一天当中的日常生活，在同一个时间之内，通过多种表现手法，汇聚了在不同场合发生的故事，来表现广阔的生活画面，表现了在不同人生舞台上的不同感受。

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是改革文学的作品，《沉重的翅膀》出版于 1981 年，以七八十年代之交，重工业部之中围绕管理体制改革而展开的一场斗争为主线，从上到下的整顿和改革，表现了方兴未艾的经济体制改革形势。

第一届茅盾文学奖是 1981 年评选的，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是 1985 年评奖的。陈赞一博士小说《路途上》是 1984 年创作的，正处于第一届和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之间的时期，但是由于香港的特殊性，大陆的历次运动，没有波及到香港，所以陈赞一博士的小说中没有太多的反思的内容，所具有的是寻根的意味。

1983 年前后，当时的现代派文学的实验没有得到成功的进展，小

说经历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之后，没有新的发展方向，小说的发展基本上是处于停滞徘徊的状态。一些作家把小说的发展希望寄于了民族文化，他们尝试以现代意识，去关照民族文化传统，以及民族心理深层的文化积淀，从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中去寻求民族文化的根。这就是所说的寻根文学，寻根文学产生的原因是继续反思，与深入的寻找，希望把传统的文化基因与现代的意识结合起来，把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巧妙地结合起来，或者说，通过对文学民族性地挖掘，使文学更好更快地走向世界。

1985 年，韩少功等人相继打出了“寻根”的旗子，他们提倡把文学的“根”扎在本民族的基因中，对传统文化进行剖析和继承，并希望以此让文学走向世界。寻根文学指的是以“文化寻根”为主题的文学形式，寻找民族文化心理之源，寻中国文化历史之源。

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一直贯穿着一个反思与寻找的主题，而且在作家的创作实践中，这一主题在不断得到发展与深化。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文学在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从政治层面上对社会历史的揭示和反思后，把矛头指向了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深处，转向了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探寻，而开始于 80 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异军突起，给整个新时期的文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文学创作表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寻根小说的出现，标志中国小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从而使 1985 年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的里程碑。

香港作家陈赞一的小说《路途上》的写作也可能受到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思潮的影响，但是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陈赞一没有受

到太多的运动的波及，他的小说中就没有太多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思潮影响的印记，体现出的却是寻根文学思潮的影响，这部小说大体应该属于寻根文学的范畴。

寻根文学倡导的是寻找传统文化中辉煌灿烂的根，但是在文学的创作实践中却没有具体的落实，在寻根文学家的笔下，写出的却是那些让人难以接受的蛮荒与愚昧，与寻根作家要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原始动力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骨感的现实无法印证他们丰满的理想。所以寻根文学发生得轰轰烈烈，但是持续一年多就像一颗流星一样一闪而过了。

由于寻根小说作家题材选择的地域性特点，使寻根文学并未融入民族传统文化系统的整体之中，寻根文学作家各自为战，每个人的创作主旨都不一样，导致作家们出现了一种无意识的寻找行为。作家在用现代的意识去观照传统文化的时候，他们所发现的不是他们寻找的美好的精神家园，发现的却是传统文化中的沉重的负面因素，作家们很失落，他们不得不拿起笔，揭露和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痼疾和陋习，和他们当初的寻找初衷背道而驰了。

寻根文学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立场也不一样，这也是使寻根文学没有持续太久的重要原因。根据寻根文学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立场不同，可以大体分为以下几种类别：民族意识忧患派，以韩少功的《爸爸爸》和张炜的《古船》为代表；古朴民风依恋派，汪曾祺的《受戒》和冯骥才的《神鞭》为代表；边地生命挖掘派，以张承志的《黑骏马》和《北方的河》为代表；超现实派，以阿城

《棋王》《树王》和《孩子王》为代表。其实超现实派不是以作家的立场态度来分类的，这是阿城的创作手法，阿城的寻根小说创作成就是最高的，是寻根文学中的一抹亮色。

陈赞一博士的小说《路途上》寻找的目的很明确，寻找家，寻找爱，寻找生命的意义，寻找生命的真谛。作者塑造了莫问天这个人物，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借莫问天的眼睛看世界，借莫问天的大脑思考问题，借莫问天的嘴巴来说话，表达作者的真实的感受和诉求。

又塑造了来自瑞士的甘努力这个人物，和莫问天进行对比，相辅相成，表现了这种寻找不仅是身居香港的华夏子孙的追求，也是外国人的追求，这种追求使身居香港的华夏子孙和外国人交汇在大陆，这种寻找又增添了必要性和深度感，使小说的主旨更加明确了。

小说中，对生命意义与真谛的寻找是借甘努力的嘴说出来的，这种说法得到了莫问天的肯定，虽然甘努力说到当时为止，还没有找到生命的意义和真谛，但是他悟出了时间不断地流逝，不论你是否快乐，不论你成功与否，时间一直不停地向前流逝。莫问天除了感受到时间的飞逝，还领悟到，时间飞逝像火车一样不停地前进，但是火车到站后还能再度开出，而人到站后就要下车，没有下一次。

小说中对爱与家庭的寻找是通过塑造王倩真这个人物来实现的，莫问天和王倩真萍水相逢，情趣相投，经过多日的相处和了



解，产生了情愫，互生爱意，可以说是找到了爱。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还不能跨越鸿沟组成家庭，这是非常遗憾的。在这里，对于家庭的寻找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表面上是对小家庭的寻找，其实是作为华夏子孙对祖国大家庭的寻找和融入，虽然有赤子之情，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还很难真正投入大家庭的怀抱。

作者在小说中对传统文化的寻找，不是抽象的找寻，而是具体的考察。作者没有一头钻进故纸堆，去分析那些落实在字面的传统文化，而是考察了融入了百姓灵魂中的传统美德。作者对传统文化美德的找寻是具象的，是实际可触碰的，这种寻找也是可感的，是正确的。

作者通过莫问天在大陆旅游其间遇到的一个个真实鲜活的百姓，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善良和人情，这就是他要寻找的中国的传统的美德在普通人身上的显现。

作者在小说中写得最细致，写得最多的是车夫，天津车站的车夫，拉着莫问天找宾馆，找了半天，没找到宾馆，坚决不收莫问天的车钱。孔林的车夫，明天就退休了，舍不得跟了他十年的马，请求莫问天为他和马车照相。去小吴陵的车夫，背着昏迷的莫问天找了一个多小时的医生，医生没找到坚决不要钱，还免费载他回到宾馆。作者详写了这几位车夫，因为对外地旅游者来说，车夫就是一个城市的名片，一个窗口，通过他们可以看到人们的精神面貌和道德品质。

作者还多次写到火车站送行的人们，他们都是善良的，都是重情重义的，这也是坐火车出去旅游的人经常看到的，也是当地的一个窗口，透过送行的人们不断挥舞挥的手臂和泪眼，可见人们之间的感情。由于这些人在火车站上都是一闪而过的，作者就作为略写，并多次提到。

陈赞一博士的小说《路途上》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寻根小说，当然也是非常成功的寻根小说，寻找目的明确，寻找的对象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具有很强的象征意蕴，也实现了寻找的目的。《路途上》是一篇主题鲜明，充满正能量的小说。